

L I S H I D E B M I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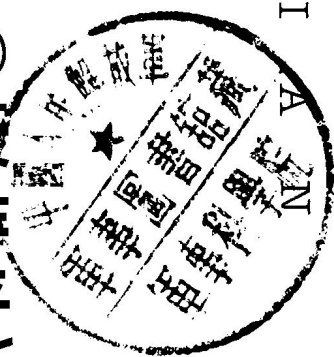


面对中国历史，鲁迅看到了它的黑暗，一种普遍的黑暗。

历史的B面

一个新锐作家的另类史观

◎ 聂作平 / 著



已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 B 面 / 聂作平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4

ISBN 7-80659-209-1

I. 历… II. 聂… III. 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035 号

组 稿: 谢艺波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魏 伟

历史的 B 面

聂作平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0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发行科电话(028)6660219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 千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659-209-1/K·19

定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自序：健忘时代的追思

真正的流星只有一颗，
你们见到的全都是幻影。

——题记

这是一个健忘的时代。

在健忘的时代里奢谈历史是一件有些迂腐而危险的事情，正如向一个妓女宣讲贞操，或是企图向和尚推销梳子。

因此我不知道最终将会是一些什么样的读者买下和阅读了这本小书，一部书一旦送到市场，它就已经像一个婴儿被剥离了母体，从此与那位生产她的母亲天各一方。我惟有凭借想象和虚拟，才能遥远地抵达你们——在一个健忘的时代里关心历史与往事的读者们。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古老的《左传》、《国语》开始，历史的河流事实上也是一条史书出笼的河流。但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先人们的旧事时就会发现：这些历史的典籍往往显得有些面目模糊，表情可疑。因此我们忍不住就要发问：在黑暗的历史的河流上，事实的真相真的就是如此这般吗？或者，是否

FC28/03

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不明了的东西潜藏在发黄的史书后面？再或者，我们解读历史的角度是否可以超越那些一本正经的教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千百年来，所有的史学家们所面对的历史事件基本一致，但却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史书面世，内在的因素便是史学家们各自的立场不同。这比如盲人在摸象，自然有人摸到了象鼻，有人摸到了象脚，还有人可能摸到了象的生殖器。象鼻、象脚和生殖器当然都是大象身上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真实的大象本身。

去年，我曾出版过一本众说纷纭的书：《审判余秋雨》。其实，坦白地说，对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文笔我还是欣赏的，比如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但是，我不满意的是余教授抚摸历史这头大象的方式，在他的所谓抚摸之中，更多的其实是想象与夸张。因此，余秋雨摸到了一把历史之象的乱毛。而我，我想我可能摸到了大象的生殖器，虽然有些不雅，但它毕竟是大象的一部分，而且是绝对重要的一部分，它可能会带来某种久违的激情和骚动。这已足够做一次冒险的抚摸。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摸到完整的大象，不可逆的历史因其不可逆而变得神秘莫测又花样百出。正是这种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历史观察方式，使我一直保持着从少年时开始的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并在多年后的今天，不合时宜地写下这么一部书。再强调一遍：这是一个叫聂作平的家伙所摸到的历史的大象身上的某一个部位，它不是完整的大象，但它一定是大象身上某个绝对重要的部分。

2001年2月14日

没有情人只有史书和疲惫的情人节

这是一个叫聂作平的家伙所摸到的历史的大象身上的某一部分，它不是完整的大象，但它绝对是大象身上某个重要的部分。

目 录

自序：健忘时代的追思

- 001 9 6 2 年的三个男人
- 017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 033 大明的残忍
- 046 可怕的海瑞
- 059 汉武故事
- 075 凝视怪胎：阴影里的中国宦官
- 096 昏君个案
- 115 脆弱的盛世：读《叫魂》
- 123 历史的碎片：重读《万历十五年》
- 138 比南方更南
- 155 被牌坊圣化的苦难：中国的烈女们
- 172 英雄挽歌：戚继光和一个时代
- 187 如果再回到从前
- 194 太阳依旧上升
- 207 一个王朝的病变：挺击案与大明的覆亡
- 220 书呆子改革家
- 234 屈辱的和平
- 247 一个政治流氓的发家史
- 263 云霄中的羽毛
- 281 我愿意生活的十个年代

962年的三个男人

96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即将结束的黎明。涌动的黑潮里，那些几乎快要忍受不住了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丝熹微的亮光。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就要结束了，或者说，已经有人正在考虑并着手实施如何让这百年的暗夜合上帷幕了。

907年，显赫一时的大唐王朝终于被它的臣子朱全忠（这个名字对朱本人和大唐帝国来说都是一种恶毒的讽刺）推翻，从此以后几十年间的历史，太多的纷乱与接连的篡权，就连饱看世态沧桑与千古兴亡的史官们也常常忍不住要呜呼呜呼地感叹一番，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者是也。

天下苍生何其沉痛与不幸：这50年里，一个个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台，山河被肢解，生灵被涂炭，一个个自封的皇帝们杀人作戏，敲骨吸髓。芙蓉帐暖，折磨着可怜的女人们柔弱的胴体；铜雀春深，聆听着战鼓伴奏下的《玉树后庭花》。昨天还是圣上，今天就可能是昏君；今天还是

无赖，明天就可能成为人主……，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搏取生存空间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被污辱，人们只能像狗一样屈辱地活着。

但是，古人早有断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到了天下一统，与民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公元962年，统一的迹象正如同启明星象征着早晨的到来一样，它也表明了天下就要归于一统。在这个将要完成统一大业的伟人到来之前，962年，有3个男人都有力量统一天下，都有成为这个伟人的可能。

公元962年，岁在壬戌，这一年天下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年，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第三个年头，年号建隆。这一年，除了宋太祖的赵宋定都开封外，中国境内还有大大小小六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南唐、吴越、后蜀、北汉、南汉、荆南。吴越和南汉以及荆南，均不过是当地军阀趁着唐末五代之乱而拥兵自重，本身只求自保而无力一统天下，北汉则更是在辽国的全力庇护下才能苟延残喘。稍微像样一些的只有南唐和后蜀。与赵匡胤同时分庭抗礼，同样有可能成为统一大业领导人的，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和蜀后主孟昶。

962年的秋夜，中国有3位位极人臣的男人睡不着。一个是赵匡胤，他在疆域图前徘徊，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前思索。在洗过一把冷水脸之后，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知道自唐末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将在他的手里划上一个句号了。一个是孟昶，这位命令在他所居住的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的小国之君，恨日光之熹微，遂不得不与他宠爱的

花蕊夫人秉烛夜游，夜夜笙歌。还有一个是大词人李煜，他在金陵城那座收藏着无数古人字画和书籍的皇宫里，和文学侍从以及大小周后一起，吟诗作词，挥毫泼墨，为了一句工整的对仗而煞费苦心，而小周后为他献上的一曲早已失传的《霓裳羽衣曲》，更令这位文人皇帝乐不自禁。

962年的秋天寒冷而干燥，三个男人在中国的三个方向，熬着三种完全不同的夜。



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乱世将在他手里结束

宋太祖赵匡胤的江山是从后周手里夺来的，而后周的天下，其实只有整个中国的十之三四，东至大海，西至陕西，南至长江，北邻河北，区区一百一十八州，且这一百多个州，还是由十几个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分别管理着——那位灭亡了大唐的朱全忠就是一位节度使。此外，中原地区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国力甚是薄弱。与此相比，后蜀和南唐已承平多年，人民富有，国库丰盈，真正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也。公元962年，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以及一代名相赵普和重要将领曹彬等

人，确立了统一中国的战略：先取两湖，平后蜀，再灭南汉和南唐，最后取吴越。宋太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接，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孟昶的祖父孟知祥，原是五代的后唐庄宗手下的西川节度使，在唐庄宗倒台后，他利用天府之地国富民殷而又地处偏安的优势，率先建立后蜀政权。后蜀立都于成都，拥有今天的四川及贵州、湖北、陕西、甘肃各一小部分。古人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安蜀先安。但蜀地历来都只是偏安之地而无力逐鹿中原，即便是大才若诸葛亮，也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孟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时蜀地已偏安多年，民富而国有，与中原连年的内战相比，可谓人间天堂。设若孟昶久有大志，大可以西蜀之军力与赵匡胤角逐于中原。但孟昶整个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富贵子弟的奢侈与无能。他的奢侈之惊人，可略举一例作说明。史书明载，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以七宝作装饰。多年后，当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时，宋太祖叹息之余立即命人全部打碎，他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孟昶其实也算是一个有文才的人，据说正是他而不是别人——第一个在新年时，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副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工整的对仗，良好的创意，俊逸的书法，都说明这位国君并非是愚笨之徒。又据说，正是他下令在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以后才使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了芙

蓉城的美称。还据说，在他统治四川的年代里，四川的蜀绣和蜀锦都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那条如同玉带一样环绕成都的河流里，到处是濯锦的女子，因此那条河也被称为锦江，并沿名到今天。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定，孟昶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艺术的人。

但是，生活的艺术并不等于治国的艺术，孟昶的创意更多是享乐的创意，而非为天下人计的创意。在五代那样的乱世里，一个君王当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为那原本就只是过把瘾就死的翻版。但是，这种快乐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训与代价。

如果说后蜀不愿统一天下，那么它保其险阻，偏安四川也未尝不可。可令人惊讶的是，后蜀的君臣们竟然昏聩到了轻率地引火烧身的地步：后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向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献计说，你一直没有大的战功，现在受到国主重用，此时不建立大功，如何让人心服呢？他提出，与北汉相约发兵攻



北宋开国之初，南方有南唐、后蜀、吴越、南汉等割据政权，北方有辽及北汉

宋。王昭远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饮酒作乐外毫无本事，立即批准了这一荒唐的建议。结果，当他派赵彦韬等人携带着密信前往北汉联盟时，赵等人却立即投奔了宋太祖。这为后来宋兵的进逼找到了最直接有效的理由。

962年，刚登上帝位3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已显出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作为一个由军人兵变而上台的帝王，他深深地知道自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军人拥兵自重对国家前途和帝国前景的不堪想象的后果。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手下那些拥有赫赫战功和万马千军的兄弟们的军权。这种现象和忧虑几乎历朝历代都存在，大多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对功臣的大屠杀而收场。但宋太祖决心打破这种历史惯例，另辟蹊径。

就在前一年的秋天，宋太祖和他生死与共多年的石守信等人纵情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忽然叹起气来，众将问其故，宋太祖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但当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石守信等人听了觉得很奇怪，宋太祖说，皇帝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得到呢？石守信说，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二心？宋太祖说，假设你们的部属中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吧。石守信等人听了大惊失色，忙表示并无二心。宋太祖说：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耳，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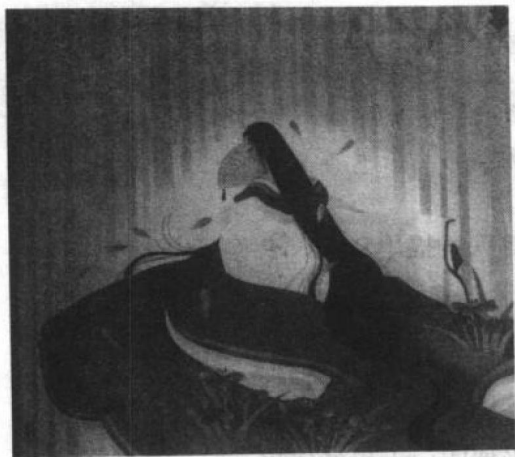
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果然，次日石守信等人均提出辞职，获得了宋太祖丰厚的赏赐。

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又将王彦超等外地的节度使召入朝中，同样是在喝酒之时，他非常关心地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之将，长期在外边担任重要职务，实在太辛苦啊。王彦超等人当然明白太祖的所指，随后也一个个交出了手中的军权。像宋太祖这样不费周折不杀一名功臣而除去了功高震主危机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无第二个，以至于明代史学家陈邦瞻也说：“宋太祖君臣，惩五代尾大不掉之祸，尽收节帅之兵，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卓识高见。善于断割，实为英主之雄略。”

作为一个在乱世征战多年的过来人，宋太祖同样明白，国家的稳定是统一整个中国的先决条件，为此，他必须实行一种和平政策。这和平政策，首先表现为一种大度的包容。早在即位的当年，他就立了一块碑，上书：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日本画家柳生野创作的花蕊夫人像。这位孟昶所宠爱的女人在亡国之痛中写下了“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诗句

所谓柴氏子孙，即是被宋太祖夺了皇位的后周柴荣的子孙。众所周知，宋太祖的江山是通过兵变后，让后周恭帝禅让给自己的，而所谓禅让，原不过是以武力为后盾夺取的一种戏拟和表演。纵观历史，那些不得不禅让天

下的亡国之君，大抵逃不脱在新朝代里的一死乃至灭族的结局，因为新的皇帝总是担心有人会把这具先朝的政治僵尸抬出来作为反对自己的旗帜。但宋太祖的江山虽然也是禅让来的，他却有足够的包容和胸襟不杀柴氏子孙，不仅自己不杀，而且也不准后人杀。

至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于宋太祖相信这些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之所以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不是他们真的要造反要谋逆（即使要造反也不足为惧），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忠于大宋，因此才会提出批评，对这种善意的批评又如何能用屠刀来对付呢？

有一次，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翰林学士王著本是后周臣子，这老先生对宋太祖夺皇位一向不大痛快，竟然借酒发疯，在宫中掩袂痛哭不已，左右生拉硬扯才将

他弄回家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之所以在宫中大哭，是因为他还在思念周世宗，要求宋太祖重重治他的罪。宋太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喝醉了酒，当年在世宗的幕府里，我与他很熟的，何况他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即使是对那些曾经与自己作对的帝王，宋太祖仍然采取了一种和平之谋，不愿意以杀戮来维持。宋军平定后蜀后，大将曹彬密奏：孟昶在蜀称王30年，且蜀道千里，若送他至京，恐怕路上有变，不如将孟昶及其重臣们全部处死以防变。结果，宋太祖批示道：“你好雀儿肠肚！”

962年冬天，宋太祖开始派间谍入蜀。与此同时，为了便于今后在长江中的水战，他加紧训练水军，自己拿出内帑招募兵士，在汴京朱明门外凿池引水，作为水军训练基地。同年六月，他又命镇国节度使宋延渥率禁军数千人组成另一支水军，另造一池，由他本人亲自训练。

在经过962年的战略决策和随后两年的精心策划后，宋太祖在963年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六个割据政权中最弱的荆南和湖南。964年，他将预期目标对准了后蜀孟昶。

王全斌于乾德二年（964年）十二月，由凤州进兵攻蜀，蜀主孟昶听说宋军来攻，立即召见那位引起祸端的王昭远等人来商议。孟昶之母劝他说，王昭远并不懂兵法，却好纸上谈兵，你把他当亲信，恐怕他会误事的，蜀中有将才的是高彦俦，可你却因为他的耿直而不任用他，现在国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快把他召回来委以重任吧。但孟昶对母亲的劝告充耳不闻，依旧任命王昭远为总指挥。王

昭远在率军离开成都时，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为他饯行，宴席上王昭远手执铁如意，学着戏台上诸葛亮的样子拿腔捏调，他对李昊说：我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然而，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和宋军刚一交手，王昭远就一败再败，后来竟然吓得无法起床，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一位将军。在几次败仗之后，王昭远这位以诸葛亮自居的不学无术者，只身逃离军队，跑到东川一个农民家中藏起来，后仍被宋军所俘。

孟昶听说王昭远兵败后惊恐万状，派太子孟元吉为帅，率军前往剑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位孟太子出征之际，命令部队的旗帜全部用上等的蜀绣，旗杆则用锦缎包裹，随军带着十几个姬妾和数百个唱戏的伶人，一路吹吹打打，不像是去打仗，倒像是去郊外踏青，见者无不窃笑。

这时正是冬月，这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远在汴京的宋太祖脱下身上的貂皮衣帽，令人火速送往前线赏与王全斌，并告知诸将，因为皮衣太少而无法遍赐。王全斌等人拜赐而感泣，斗志更加高涨。孟太子一路寻欢嬉戏上前线，当他慢腾腾地走到绵州时，听说剑门已失守，竟然只带着姬妾和伶人，放弃了军队跑回成都。孟昶闻讯，无计可施。老将石奉认为，宋军远道而来，必不能久，因此聚兵坚守成都，使敌军徒劳无功，然后再作打算。但一生锦衣玉食的孟昶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再作任何一点努力，更不愿意有一点风险。他只是无力地发牢骚说，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40年，而今国家有事却不能为我东向发

一箭。现在如若固守，谁肯效死？因此，商量来商量去，只想到了两个字：投降。

当孟昶命宰相李昊写好降书顺表送往宋军大营时，这时宋军还远在成都以北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从王全斌自汴京出发到孟昶投降，前后不过66天，一个拥有二百多个州县、数十万兵甲，以及大量财富的天府之国就这样可笑的灭亡了。以至于连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也在感伤之余作诗嘲讽说：

君王城上树降旗，
妾在深宫哪里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宁无一个是男儿？

李煜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词人之一，他那些哀婉凄凉的作品，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不已。然而，一个优秀的词人不见得就能胜任皇帝之位。以李煜而言，他的悲剧正好在于他既是词人又是一国之主。假使李煜不是皇帝，那么他将以一个词人的光辉形象出现在后人视野里，但不幸的是，他恰好既是帝王，更是亡国之君，这对一个多愁善感的词人而言，必定意味着无尽的屈辱与幽怨。

然而，李煜原本可以不做亡国之君的，他甚至也有可能像宋太祖那样一统天下，四海一家。他统治的南唐，其地盘与宋太祖从后周手里继承的地盘并不少多少，且多年未经战事的江南远比中原更为富庶。但李煜却不是一个有大志的人，他只求能够保证小朝廷的安全，让自己在皇位

962年的三个男人